

放 解



學 友

著 等 休 莫 林 柳 玲 丁 吾 仿 成
榮 向 蕭 華 黃 一 定 如 奚

解放文學

目次

寫什麼	(創作理論)	成仿吾
在西班牙的國際縱隊	(報告文學)	黃華
西北綫上	(報告文學)	柳林
一顆未出鏗的槍彈	(小說)	丁玲
老革命碰着新問題	(小說)	奚如
東村事件	(小說)	丁玲
愛國犯	(詩)	成仿吾
上前綫	(速寫)	定一

搶

橋

(長征記片斷)

莫休

平型關戰鬥前後的日記

(戰場片斷)

蕭向榮

寫什麼

成仿吾

每個中國人處在一個嚴重的，又是偉大的時代。

一方面，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要滅亡中國，他兇狠地不顧中國人民的反抗，排擠着歐美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要把中國獨佔。在這個二十世紀最可恥的一種罪惡行為中，他利用着中國的一部份封建殘餘勢力和一部份買辦做他的工具，同時中國的托洛斯基派也甘心做他的走狗，最忠實地幫助他向中國民衆進攻。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已經感到一種沉重的苦痛，憤怒在積蓄着。每個忠實的黃帝子孫要求着抗戰，他們寧願犧牲一切來回答日本強盜的不能容忍的侮辱與壓迫。他們中間一部份最優秀的正在奔走呼號，要求團結御侮，因此有些正在遭受着漢奸親日派的污蔑壓迫與屠殺，全民族在苦悶着，在集結着力量爲獨立解放與民主自由而戰鬥。抗戰已經成爲不可避免的事。

無疑義的，這是一叫偉大的戰鬥的時代。我們的文學家，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應該寫什麼呢？

寫吧！用文字的方式號召每個愛國的中國人起來鬥爭。

我們應該是民族抗戰中的勇敢的號兵，確實的情報與嚴正的法官（不是要起訴愛國領袖，而是要裁判漢奸賣國賊），當然在文藝的形式上，用着我們的筆。

這樣的文學叫什麼名字，我想這不是重要的事情。「國防文學」已經很普通，他最明確地說明了今天的中國文學的要點。這個名字是可以採用的。不過關於這個名字，沫若的說法是不完全的。他說「國防文學是作家關係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的標幟。」我想正確地說應該是：「國防文學是作家關係的標幟，又是作品原則的標幟」，因為作家關係是和作品原則分不開的，作家關係是通過作品原則而實現的。抽象的作家關係是不存在的。

我們今天的作家中間還存在着一些「謫仙」，在殖民地奴隸化過程中的今天，我想很難找出更深刻的諷刺。

時代規定了我們今天的作品原則的標幟。違反這個原則的作品，我想是不真實的，譬如寫春花。無論如何，我以後當更向民族解放戰爭的大道邁行，更要逼近我們的敵人，要在能够殺退我們的敵人爲目的！正當在這個時候，還有人以爲拋開了學業爲事惜嗎？還有人以爲離親朋友是恨事嗎？狗心腸的人才會這樣！只要是有心的有血的人是不會那麼想的！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我們的國家民族正處在一個最險

惡，稍錯卽亡的階段裏，我們每一個中國的人民，頭頸上都架着一把敵人的屠刀！我們能够讓我們的國家民族滅亡？我們能够在敵人的屠刀下一個人的私情，圖一時的苟安？呸！這些事情，讓狗去做！我們愛護國家民族，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要起來的！我們要救中國！我們要救自己！爲着這個神聖的解放戰爭，我們願意犧牲個人的一切，甚至我們的生命！所以，朋友，以後，一直到我們的國家民族得到解放自由爲止，我將不願意回頭來看看我個人的事情，而願意把我自己貢獻於這次的戰爭！朋友，我知道你們都是有血氣的青年，你們當然會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勇敢的戰士，那麼，讓我們來一致把日本帝國主義殺出中國去，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

在西班牙的國際縱隊

黃華

「這樣，在戰爭中的狂暴中來證明一切苦難者與生活者的同情心！」

——羅曼羅蘭宣言

國際法西斯蒂要把西班牙從地圖上抹煞了去，這決不是徒托空言的。從去年七月十七號西屬摩洛哥軍司令佛郎哥發動叛變以來，許多歷史上的偉大名城，千千萬萬平和的婦女兒童，數百年的文化古蹟，都陷在叛軍，摩爾人及客籍軍隊的蹂躪屠

殺與毀滅的浩劫中了。西班牙的英勇人民正捲入於生死的苦鬥中。

今天是西班牙的瑪德里，比爾波，明天將要輪到巴黎，紐約，倫敦，柏林……今天流的是西班牙人民的血與淚，明天，這被放縱了的法西斯蒂的血手會伸到每個愛好民主，和平的族類的頭上。認清了西班牙人民的鬥爭對於他們的意義，於是越過了重重邊界，各人民的真正的代表，在西班牙的陣綫上成了英勇聞名的國際縱隊。

國際縱隊的最高統率者兼十一旅司令員，亞來漢克來柏將軍，和十二旅的司令員路坎斯將軍，究竟是怎樣的角色呢？

克來柏將軍是一位混血的加拿大人，他的一生充滿了羣衆戰爭的豐富經驗。早年在紐約，三落市住過很久。歐戰中爲俄國俘虜而去，到十月革命後重復自由，在沙皇獄中思想激變了的克來柏，貢獻了他的精力爲蘇維埃政府服務。一九一八年在俄國革命中參加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戰事。在對哥薩克人及法國雅林將軍的戰爭中，擔任過重要的職務。自從一九一四年來他就努力於軍事的研究，也寫過不少關於軍事政治的著作。

克來柏將軍的革命軍事藝術的深湛知識，不是僅僅學理上的研究。他一生中參加德國，俄國的革命，而且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震動世界

的中國反帝戰爭的軍事顧問之一。

他永遠帶着使人愉快的活潑的情態，具有極堅強忍耐的性格。

十二旅的司令員路坎斯將軍，生長於昔日的匈牙利的北部，現在成了捷克斯拉夫的地方。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的時候，他還是匈牙利軍的團級預備官佐。一九一六年在火線上作戰，被沙皇的軍隊俘虜了去。悠長軍調的沙皇獄中生活，使他有機會來思想及跟有思想的人談話，而在戰爭中與革命上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紅色的十月到來時，他被釋放了出來，立刻就成了外籍人民組成的一個營的營長，參加保衛革命的戰爭。他曾在東部前線和蘭基耳跟鄧尼金作戰。一九一九年他對高耳却克作戰。一九二〇年陞任少將，在布加尼和伏羅希洛夫的直接指揮之下。

這樣的天才的國際戰士，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担任起國際人民的縱隊司令，是多麼合適與和諧啊！

在他們之下，成千成萬的幹練的國際戰士在一起工作，作戰。這些以各民族的最前進部份洶湧前來的，曾經過長期集中營的磨鍊，在漢堡的街上和褐衫黨人巷戰過的堅強巨大的人們，組成了色彩豐富的國際縱隊。他們把坦頓的有名的口號「勇敢，勇敢，第三個勇敢」貫徹到了他們的行動中。由於他們的英勇卓絕，國際縱隊

在全西班牙——尤其是瑪德里——已經獲得了光輝的榮譽。這些鋼鐵鍊成的人們，成爲法西斯蒂的恐怖了。

這個縱隊除了主要集團，法，比，波，德，意之外，差不多代表了所有的歐洲國家，英，美，加拿大，澳，丹麥，瑞士，愛沙尼亞，捷克，猶哥斯拉夫……甚至遠隔重洋在亞洲的中國和日本，據報載也各有一百餘人參加。

按照語言的差異，這個縱隊分成了許多單位。這些武裝的人民他們正照了羅曼羅蘭的話：『不顧各個種族，黨派與宗教的一切區別，把各人民間的力量團結起來，推動起來，急速援助這些犧牲者！這樣在戰爭底狂暴中來證明一切苦難者與一切生活者底同情心！』各以他們民族的著名戰士來命名他們的單位。如美國的林肯營，德國的武爾曼營，意大利的加里巴底營。他們代表着各種反法西斯主義的世界觀，有社會主義者，共和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及共產黨員。也有基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各種不同的信仰，他們的行伍之間，有國際著名的著作家和學者，有身經百戰的反法西斯戰士。如此形成了這個色彩豐富的國際人民的武裝。

但是他們是同一事業的戰士，是反對共同敵人的同志。他們是國際人民團結統一的象徵。

人們都在懷疑，報紙所傳的那些俄國人到那兒去了呢？不錯，在西班牙政府軍中有俄人服務。但是這兒的證明，不免要使唯恐天下不亂的法西斯蒂失望的。

他們都是白俄，有些還有着王公侯伯之類輝煌的官銜。而且沒有例外的，都是以蘇聯的仇人開始了其一生的。或者他們自己，或者他們的老前輩，曾以共產制度的階級敵人或官僚政客而被放逐於歐洲各地的。

自一九一七年來放逐到歐洲的白俄一直在陰謀陷害蘇聯。但是亡命中的年青一輩人，許多對蘇聯懷着無上的友情。他們有的加入了法國的外籍軍團，在摩洛哥等處作戰，但是法蘭西不是他們的祖國，他們渴望着回祖國去，這是不爲蘇聯駐外使節所最量信的。生命對於這些浮萍的人民成爲了不足輕重的東西。

西戰開始後，法西國家立即派遣了兵團幫助佛郎哥，稍後法國的志願兵越過邊境，跟德，意，及別的人組成了國際縱隊。蘇聯已毫不遲疑地加以幫助！主要是飛機，志願的飛行士。當蘇聯表示了對於共和政府的同情的時候，流浪在巴黎，不魯塞爾和外籍兵團中的俄人發現了一線新的希望，他們可以加入國際縱隊，在這個嚴重的試驗中表示他們是站在蘇聯和共和政府這一邊，同樣的反對法西斯蒂。

他們之中有許多出色的英勇的戰士。他們爲了度過這個戰爭後將能夠得到他們

毫無所知，而十年來永懷着無限的熱情的祖國蘇聯的這種觀念，而十分歡欣鼓舞。

一位白俄青年講：『在這個戰爭中白俄比任何別的團體都打得次數更多，他們是和西班牙人一塊兒在打法西主義，也是爲了他們的國家，和得到一個他們從不清楚的祖國。』

在西班牙，共產黨往那裏走，人民就跟着來，在保衛民主，保衛共和國上，他們完全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在這個領導下，西班牙的人民了解並歡迎國際縱隊的到來，他們同是反法西的，同是爲了世界事業的戰士。尊敬，信賴，空前熱烈的友愛流露在他們互相之間。他們在前線上和民團肩靠肩的作戰，他們的人員常常分散在民團的隊伍中間，在後方他們和整個市民融洽親善。這樣他們成爲了傳播軍政理想的巨大力量了。和他們在一條戰線的民團，安那其主義者，常常把他們誇耀到了天上，並且在自己之間提出了軍事紀律的要求，採效國際縱隊的一切優良。

去年七月間瓜達拉曼斯的戰爭，九月間那些沮喪日子以及許多危急的時機中，以他們的堅決，勇敢，和堅強的信心之故，政府軍能够維持着很高的士氣而毫無頹喪。

一萬餘的國際縱隊，在西班牙的戰爭中並不是如何巨大的兵力。他的重大意義

，在他正是爲國際人民的軍隊打下了始基，他是國際人民陣線的軍隊。在他之背後，全世界廣大的人民是團結鞏固，爲了保衛自由進步，反對法西斯蒂毀滅文明的陰謀而鬥爭着。

西北綫上

柳林

一 火花爆烈着

在寒冷的九月的天空下，西北方那一條弧綫上，火花爆烈着……——從平型關到茹越口，從雁門關到楊方口。

二 可恥的故事

戰爭的開始，有一段可恥的故事：

一位將軍（他的名字是一個最懦弱而無恥的動物的符號，在這里不用寫出來了。）像從酒糟裡醃出來的黃腫的肥蛆，在他的肚裏灌滿了大煙，鹿茸和啤酒的臭漿。就是他，名義和權力都站在『軍長』的地位；也就是他，從柴溝鋪，天鎮，陽高，大同一溜煙塵地滾下來了，滾過重重山陵，在長城線上暫停住了：頭鑽到褲檔裡，一面顫抖，一面喘息着。千萬羊羣一樣的士兵，城牆碰住了額角，再不容他沒頭沒

腦地潰退下去了，才怔怔地堆集在長城脚下，無知地等待着未來的厄運，等待着敵人追來——等待着再來一次一瀉千里的潰敗。

當這潰退的濁流湧到門牆跟前，家主被重重地震驚了。

在一個內地都市的中央，一座高大而華麗的辦公廳裡，輝煌的燈光下，有一位戎裝的老人，他遲滯而慌亂地走來走去，脚下的高貴的厚厚的地毯，在今日變成了泥，使他兩腿不斷地發軟，像要陷落下去，他沉悶地埋頭自思，又張開困惑的兩眼，迷濛地向坐在周圍的謀士將軍們巡視着。大家都埋在沉悶裡，壁鐘噹噹地敲了十二下，在明明的燈光下，老人顫抖着鬍子，堅決而艱困斷續地吼道：

『想不到，想不到！這樣昏蛋的東西！我從排長把他升到軍長，我……把他扣起來！』

沙發裡的人們，像觸到電流，各自微微一震，才長長地嘆一口氣，站起來走開了。

三『土在人在』

……兩小時後。

在軍用電話機旁，老人底困倦的臉皮上，堆起了一重重焦急的皺紋。最後，他

震怒地寫了兩張紙條，擲給那謹慎地站在一旁的隨從秘書，便憤憤然退去了。

在紙條上留下了草率的字跡：『土在人在！』

四 又是潰退！

但……

在離前線五十里的山溝旁一座最深厚堅固的土洞裡總指揮老爺選定這個最安全的防空洞穴，躲在裏面。白天怕飛機，他不敢出洞門，現在是夜了，他正躺在炕上抽煙，衛士忙着燒炕，煮茶，做飯……當老爺聽罷總司令命令，又大聲命令傳令兵傳達到前線去，自己又仍舊躺倒在光亮的煙燈前面。

在兇險的關山外，塞北的夜風吹刮着匍伏在戰壕裏的兵士，他們沉默地麻木地守候着，偶然，誰在無用地抱怨：

『媽的！這樣冷的天，還是打，這里可不比南方，不比中原哪！』

『老李真不是種，咱還頂着軍哪！在大同關餉發的綏遠票子，到這里屁也買不出，可是官家發了餉，他還管你能用不能用凍死凍活呢？』

『冷還不怕。要勝快勝，要敗快些敗！』

『勝？就指望你這戰壕，你這把巴灰頭步槍，人家飛機，大砲，鋼板車來了，

有多少人也不够死！勝！我看你還吃條事沒有吃够！」

『又是他媽的命令，『土人在人』！光守在這裏等死吧……』

『你不怎麼樣？……』

一陣猛烈的北風，大家都噎住了氣。

遠遠的重重的山外，冷星在不斷地明滅着。

當兵士爲黑夜與寒冷所疲憊了的時候，東方開始泛起了微白，突然，噼噼的巨響由遠及近，接着，轟轟的爆炸聲震撼了遍山遍野。

接着，是雨點一樣的砲彈，接着是野豬一樣奔過來的坦克車，鐵甲車……。

那些被砲彈轟炸得血肉橫飛的士兵們，一遇到坦克車便羊羣一樣的逃散了。接着，二道，三道防綫也不可遏止的像決堤的河水一樣潰退下來。

敵人的馬從容地踱上頭關，仇國的旗幟在我們底高空里飄揚了！

潰退的軍隊像決堤的水一樣，漫山遍野紛紛沖流下來。侵略者也更加猖獗，像野豬一樣一直闖進關來，長驅南下！

五 如此軍隊！

楊家坪。

一個後防的村莊，平鋪在較為寬敞的山溝里，約摸有三四十戶人家，這已經是西北山地里少見的大村莊了。

村外長滿了白楊，茅舍斷續地連結着，村莊像入眠的蠶一樣微曲地平臥在那里，一條車馬大道從他肚腹里穿過。

早晨，這村莊還是寧靜而活躍：鍋碗聲，切菜聲和砧杵聲，混雜着婦人的爭吵，孩子們的打罵追逐聲。驢馬叫聲和雞啼，從田里裝滿馬鈴薯的單輪車更唧唧地高叫着，響徹了晴空。

現在，快入夜了，村莊是像死屍一樣蟄伏着。

全村沒有一個人影，一點燈火；只有幾隻狗在村外吠叫幾聲，拖着尾巴走進村來，街路散亂地拋棄着女人的圍裙，孩子的鞋，打開的包袱，翻轉了的箱蓋，豌豆和油麵灑滿一地，胡麻油的氣息異樣的刺鼻，油汁從門欄滴滿了街石，油罐像被劈開的腦袋……。在茅屋里，門板零散了，窗戶被暴力搗破，火爐倒在炕上，衣被散亂在地上，煮好的麵湯和打碎的雞蛋從窗台流下來，雞頭，雞毛，鮮血和食鹽亂拋在屋門前……。

災禍是從傍午開始的，從前綫上敗退下來的羊羣，一遇到老百姓就變成了餓狼

：十幾個灰色的敗兵，歪戴着帽，倒掛着槍，一進莊來便吊打村長，要錢，要牲口，拉夫，搶！很快地亂打，亂罵，拉女人，搗毀器具……在慌亂和哭喊中，女人，孩子，村民們都逃散了！

後來，一批一批的不斷走過來的餓狼，更加放肆地蹂躪着破碎了的村莊。

在山道上，兩位兵士無情地鞭打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農夫，在他的佝僂的背上負着子彈和女人衣飾的包袱。

在山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女孩子的尖叫裂人心肺地一聲接一聲從那里傳出來……。

山後面，荒草縱橫的山石間，這裡那裏都有發抖的微響，女人們啜泣着，孩子的哭聲被母親的手掌壓下去了，但仍倔強地一聲兩聲透露出來，流散在寒冷的夜風里。

就這樣，在暗黑的天空和死寂的大地里只有毀滅，離散和悲慘。

六 另一種戰士

但同時，另一樣生活在活躍，生長着。

從同蒲路的南路運來另一隊伍：一一五師從忻縣，五台，開往平型關一帶。一